

國朝文類

七







國朝文類卷第十三

奏議

時務五事 至元三年

許衡

臣衡誠惶誠恐謹奏呈時務五事伏念臣性識愚陋學術荒踈不期虛名偶塵 聖聽

陛下好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亦叨

寵遇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 詔旨中

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回奉 德音叮嚀懇

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愚荷 陛下知待如

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思益萬分但迂拙之學本

國朝文類卷第十三

非求仕言論鄙直不能回互矯趨時好孟子以責

難於君陳善閉邪廼為恭敬孔子謂以道事君不

可則止臣之所守者其大意蓋如此也伏望

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少

補云

立國規摹一

為天下國家有大規摹規摹既定循其序而行之

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

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

子產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



論而終身由之况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  
爲之哉古今立國規摹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  
天下心得天下心無它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  
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爲治也何有然開創  
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  
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爲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  
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  
制衆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順理  
予之奪之進之退之內主甚堅外行甚易日戛月  
摩周旋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

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  
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密有定則可以  
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之謂規摹 國朝土宇曠  
遠諸民相雜俗既不同論難遽定考之前代北方  
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  
最多其它不能實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  
昭昭可見也

後魏拓拔氏改姓元都雲中遷洛十六帝一百  
七十一年

遼耶律改劉氏都臨潢徙無常處九帝二百一



十八年

金完顏氏都上京遷燕九帝一百一十八年

前趙劉元海據平陽三主二十五年

後趙石勒都襄國六主三十二年

前燕慕容皝都薊遷鄴三主三十四年

前秦苻堅都長安五主四十四年

後秦姚萇都長安三主三十四年

南燕慕容德據廣固二主十二年

南涼秃髮烏姑據廣固三主十八年

西秦乞伏國仁據金城四主四十七年

國朝通鑑卷第十三

三

後燕慕容垂據中山鄴四主二十五年

夏赫連勃勃據朔方三主二十五年

國家仍處遠漠無事論此必如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宜也陸行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必有變異以是論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勲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苟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實歷代帝王為治之地則必咨嗟怨憤誼譁其不可也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



暑也始於微温温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氣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山木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之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急迫倉惶而不達此創業垂統也以此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也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國初亡便當議此此而不務孰爲可務顧乃宴安逸豫垂三十年養成尾大之勢祖宗失其機於前陛下繼其難於後外事征伐內撫瘡痍雖曰守成實如創業規摹之定又難於嚮時矣然尾大之勢計聖謀神筭已有處之之道非臣區區所能及也此外唯當齊一吾民之富實興學練兵隨時損益稍爲定制如臣輩者皆能論此在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恤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幾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幾可成也

中書大要二

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近而譬髮之在頭不以手理



而以擲理又譬之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  
手雖不能自為而能用夫擲與匕焉是即手之為  
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先有司直欲躬役庶務  
將見日勤日苦而日愈不暇矣夫古以謂得士者昌  
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治之體知事之要  
與庸人相懸蓋十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  
舉宰職總其要而臨之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然  
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  
為君子孰為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  
弊而不敢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

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為能致氣味之美莫  
不睹日月也獨術者為能步虧食之數得法與不  
得法固難一律論有焉不能言必借人乘之有玉  
不能治必求玉人雕琢之小物尚爾況堂堂天下  
神器可使不得法者為耶古人謂為山必因丘陵  
為下必因川澤意正如此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  
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職優游廊廟之上  
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為詬戲  
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  
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成法反可違



和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昔  
然已仕者便當續降俸給使可養廉未仕者且當  
寬立條格俾就叙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  
監司糾察汚濫內專吏部考定資歷則非分之求  
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  
平矣舍此則堆積壅塞參差謬矣苟延歲月莫知  
所期俸給之數叙用之格監司之條例先當擬定  
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抄數之便宜續當  
議之亦不可緩也此其大凡要須深探古人所以  
用人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則何難見之有若夫得

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  
行又在執政者得人不得下此非臣之所能及也

為君難三

得言防欺任庸去邪  
得民心順天道

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與之  
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而表  
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  
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  
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  
任初不可以易心處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  
可易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亡日之難有不可為



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談所由來遠矣爲臣不易臣已告之安童至爲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而要者款陳于後

踐言 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矜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

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臣按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也一鄉之衆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行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况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機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而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竟無所持循徒汨沒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况因之爲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駭且議其



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虚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柰何為人上者多樂舒肆為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為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為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若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脩身為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

三十五

國朝文苑卷第一

八

防欺 人之情偏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者雖同居共事閱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繫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眾寡之辨焉寡則易知眾則難知非不智也用智分也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而成大智也故在上之人難於知下而在下之人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昔包孝肅剛



嚴峭直號爲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賂與  
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辯我與  
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旣而包引囚問畢果  
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以厲聲訶之曰  
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恃權捽吏於庭  
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  
爲所賣亭如素約臣謂此一京尹耳其見欺於人  
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  
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爲是  
以是爲非其害可勝旣耶人君唯無喜怒也有喜

怒則贊其喜以而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  
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  
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  
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  
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者或  
無功而奪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  
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植  
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尚可防耶大  
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  
事於防矣旣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



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逕以愚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

任賢 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實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也然或遭時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召之命之況如廝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用有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小利

期近效有庸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徒費廩祿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言也又有難合者爲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况姦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耶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爾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戒之曰任賢



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  
人主宜如何哉此任賢之難也

去邪 姦邪之人其為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

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如以甘言卑辭誘人於惟

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如勢在近習則誘

諂官闈人君不察以諂為恭以訐為公以欺為可

信以佞為可近喜怒上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

者有不可善而姦邪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

己之威濟其欲以信一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

大臣不敢譏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

國朝志卷第十三

此前人所謂狐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

不已難乎雖然此國人主不悟誤至於此猶有說

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

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卒不能退邪

之感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

得民心 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有感必應理

固宜然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

水以救天下其功大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其

澤深矣然一傳而大康才畋于洛萬姓遷仇而去

之吁可怪也漢高帝起布衣天下之士雲合景從



其國榮陽也紀信至捐生以赴急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相聚沙中有謀反者此又何邪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也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望生焉禹啓愛下既如赤子矣民之奉上亦如父母矣今大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非所以爲父母也是以失望秦楚殘暴故天下叛之漢以寬仁故天下歸之今高帝用愛憎行誅賞非以爲寬仁也是以不平推是二者參較古今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莫不類乎此也大抵人君即位之始多發美言詔

國朝文獻卷第十三

十三

告天下天下悅之矣其有實既而實不能副遂怨心生焉一類同等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好獨厚一人則其不厚者已有疾之之意况厚其有罪而薄其有功豈得不怒於心邪失望之怨不平之怒鬱而不解雖曰愛之惡在其爲愛之也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凡一言也一動也舉可以爲天下法一賞也一罰也舉可以合天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奈何此道不明爲人君者不喜聞過爲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



得也固宜

順天道 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  
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  
彗星孛星之類未見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  
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  
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害共使四十年間海內  
殷富黎庶樂業移訐之風必醇厚之俗且建立  
漢家四百年不拔之業猶歎信哉未見其比也秦  
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戶不過  
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為

務其憂也不以已之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  
其樂也不以已之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今  
年下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  
稅也慮民用之或乏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  
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  
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咸謂當除舊布新以  
應天變臣謂與其妄意揣度曷若直法文景之恭  
儉愛民為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為下  
民故孟子謂民為重君為輕書曰天視自我民  
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



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變已生矣象已著矣乖戾之幾已萌而不可遏矣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右六者難之目也舉其要則脩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治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變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爲治萬不能也

農桑學校四

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曰必曰稷契蓋

自聖祖神宗皇帝

十四

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天之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俊德至黎民於變茲授人時至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是義也出書之首篇曰堯典曰舜典臣自十七八時已能誦說爾後溫之德之推之衍之思之又思之苦心極力至年五十始大曉悟以是參諸往古而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而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自此曾中



廓然無有凝滯斷知此說實自古聖君賢相平天下之要道既幸得之常以語人而人之聞者忽焉泛焉莫以為意察其所至正如臣在十七八時蓋無臣許多思慮許多工夫其不能領解理固宜然然間與一二知者相與講論心融意會雖終日竟夕不知其有倦且怠也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彊人才由之以多國勢由之以重臣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知生財而斂財徒欲防人之欺不欲養人之善所以防者為勸也其生財之義以善其心則不所以防者為勸也其生財之義以善其心則不

國朝通志卷第十三 十五

能徒患法令之難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上多賢才

皆知為公下多富民皆知誠能自今以始優重農

民勿使擾害盡歐游惰之人歸之南畝歲課種樹

懇諭而督行之十年以後當倉盈庫積非今日比

矣自上都中都下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

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日明父子君臣之

大倫自洒掃應對至於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

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下和睦又非今

日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不能是二者它皆

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好生而



不私唯能行此乃可好生而不私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

### 慎微五

定民志 崇退讓 慎喜怒 守信

定民志 夫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則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為工商則在上一人有可安之理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耻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為寒心哉

崇退讓 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崇退讓不尚勇敢則無以取天下不崇退讓則無以守

天下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以不審也慎喜怒 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遽喜喜之色見於貌喜之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後怒先怒後喜先喜是則後之怒非也先怒是則後之喜非也號令數變無他也喜怒不節之故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故號令簡而無悔無悔則自不中變也人之揣君必於喜怒知君之喜怒者莫如近愛是以在下希



進之人求託近愛近愛不必祭乃與之爲地甚至無  
喜生喜無怒生怒在上獨以喜之怒之爲當理而  
不知天下四方譏笑怨謗一止以爲不當理也最宜  
深念失於不守大體易於喜怒也  
守信 數變已不可數失信尤不可周幽王無道  
不畏天不愛民酒荒色荒故不恤方今無此何苦  
使人不信

班師議

郝經

易文言傳謂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  
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知得

易自序卷第十三

十七

五

者其惟聖人乎蓋乾之龍德體天行健六位時成  
時乘六龍以御天時者何當其可之謂也故可以  
潛則潛可以見則見可以惕則惕可以躍則躍可  
以飛則飛五位者皆當其可聖王之德也至于上  
九則惟知進與存不知退與亡不當其可而遠其  
時是以至此極而有悔弗遠乎五位者而猶謂之  
亢龍德於是乎衰不足以爲聖王矣故古之聖王  
莫不以時進退握乾知幾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  
帝知進也以天下與人不私其子而以與禹知退  
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知退也武王



遂伐殷而有天下知進也漢高帝不與項羽校蠶  
屈漢中知退也還定三秦以討羽知進也光武爲  
更始殺其兄齊武王而不校展轉河朔知退也一  
旦自立中興漢室知進也故上世稱聖王者以舜  
爲首其次則稱文武後世之稱聖王者以高帝爲  
首其次則稱光武皆知進退存亡之理時乘御天  
平以龍德而位天位者也至於魏孝文雖不逮於  
文武高光還都洛陽總干問罪辭順而返齊人侵  
較報之以兵聞喪而還進退以禮不隕師徒卒全  
龍德爲用夏變夷之賢主亦其次也彼馮威恃力

以逞無疆之欲皆亢龍之師也秦苻堅金海陵亢  
而不悔者也漢武帝唐太宗亢而有悔者也雖皆  
亢龍悔而知退又其次也夫舜不可及已文武高  
光魏孝文漢武帝唐太宗後王進退有餘師矣其惟  
大王殿下聰明睿智足以有臨發強剛毅足以有  
斷進退存亡之正知之久矣嚮在沙陀命經曰時  
未可也又曰時之一字最當整理又曰可行之時  
爾自知之大哉王言時乘六龍之道知之久矣自  
出師以來進而不退經有所未解者故言于真定  
于曹濮于唐鄧亟言不已未賜開允乃今事急故



復進狂言國家自平金以來皆亢龍之師也惟務  
進取不違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或刃三十年矣  
先皇帝立政當安靜以圖寧謐勿忽無故大舉進而  
不退界王東師則不當亦進也而遽進以爲有命  
不敢自逸至于汝南既聞凶訃即當遣使遍告諸  
師各以次還修好于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也而  
遽進以有師期會于江濱遣使喻宋息兵安民振  
旅而歸不當復進也而文進既不宜渡淮又豈宜  
渡江既不宜妄進又豈宜攻城若以幾不可失敵  
不可縱亦既渡江不能中止便當乘虛取鄂分兵

四出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如其  
不可知難而退不失爲金兀木也師不當進如進  
江不當渡而渡城不當攻而攻當速退如不退當  
速進而不進 遷延盤桓江渚情見勢屈舉天  
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  
軍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  
作恐欲還不能彼既上流無虞呂文德已并兵拒  
守知我國疵鬪氣自倍兩淮之兵盡集白鷺江西  
之兵盡集龍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沿海巨  
舶大艦比次而至伺隙而進如遏截于江黃津渡



遂遮于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郢復之湖澤  
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心腹聞臨安  
海門已具龍舟則亦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  
無韓世忠之儔乎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臣  
浸號爲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空城  
而去汴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精兵  
健擗突過泔黃未易遏也則亦徒費人命我安所  
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  
俟乎雖然以王本心不欲渡江既渡江下欲攻城  
既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舍不傷人民不易其衣

寇不毀其墳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或勸徑趣臨  
安曰其民人稠夥若往雖不殺戮亦被踐蹂吾所  
不忍若天與我不必殺人若天弗與殺人何益而  
竟不往諸將歸罪士人謂不可用以不殺人故不  
得城曰彼守城者祇一士人賈制置汝千萬衆不  
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  
乎益禁殺人歸然一仁上通于天又有歸志不能  
遂行爾然今日事急不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  
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虛塔  
察國王與李行省肱臂相依在於背脅而域諸



覘覘關隴隔絕旭烈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觀  
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啓  
我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  
已行赦令令脫里赤爲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  
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  
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  
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  
乎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自西南隅抵東北  
隅萬人敵上可並行大軍排檣非樓締構重複必  
不可攻抵有許和而歸爾復何俟乎願殿下以

言主

自朝文類卷第

三

祖宗爲念以社稷爲念以天下山靈爲念奮發乾剛  
不爲需下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  
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許割淮南漢上梓夔兩  
路定疆界減幣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駟直造  
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倍志冰釋瓦解遣一軍逆  
大行皇帝靈昇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  
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於汴京京兆成  
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太子鎮燕都  
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失之東隅收之  
桑榆以退爲進以亡爲存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無







國朝文類卷第十四

奏議

立政議 中統元年

郝經

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列為明聖德澤加於人令聞施於後也非謂其志得意滿苟且而已也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與草木並朽而無聞是為身者也於天下何有有志於天下者不貴也為人之所不能為立人之所不能立變人之所不能變卓然與天地並沛然與造化同雷厲風飛日星明而江河流天下莫不貴之而已不以為

二百五十一

國朝文類卷第十四

五

貴以為已所當為之職分也古之有天下者莫不然後之有天下者亦莫不當然天下一大器也用之久則必弊麻殘缺甚則至於破碎分裂置而不脩則委而去之耳生民萬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弊而委則其中者亦必壞爛而不收有志於天下者則為之倡率其群而脩之追琢而俾之完扶持而置之安藻飾而新之滌蕩而潔之使其中者可以食可以藏可以積而豐可以饜而餼為器之主而天下王之安富尊榮而享天下彼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者見器之所有而不見器之殘缺染指垂



涎放飯流歎始則枵然終則哆然既飫而足弁其  
器與其餘舉而棄之不知餒之復至矣至於神器  
乏主中藏盡亡而天下餒者衆於是群起而爭其  
餘天下亂矣夫綱紀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文物  
典章者天下之命脉也非是則天下之器不能安  
小廢則小壞大廢則大壞小爲之修完則小康大  
爲之修完則太平故有志於天下者必爲之修而  
不棄也以致治自期以天下自任孽孽汲汲持扶  
安全必至於成功而後已使天下後世稱之曰天  
下之禍至某君而陰天下之亂至某君而治天下

示八

八國

二

之士者至某君而存天下之未作者至某君而作  
配天立極繼統作帝熙鴻號於無窮若是則可謂  
有志於天下矣由漢以來尚志之君六七作於漢  
則曰高帝曰文帝曰武帝曰昭帝曰宣帝曰世祖  
曰明帝曰章帝凡八帝於三國則曰昭烈一帝於  
晉則曰晉武一帝於元魏則曰孝文一帝於宇文  
周則曰武帝一帝於唐則曰高祖曰文皇曰玄宗  
曰憲宗曰武宗曰宣宗凡六帝於後周則曰世宗  
一帝於宋則曰太祖曰太宗曰仁宗曰高宗曰孝  
宗凡五帝於金源則曰世宗曰章宗凡二帝是皆



光大炳烺不辱於君人之名有功於天下甚大有  
德於生民甚厚人之類不至於盡亡天下不至於  
皆為草木鳥獸天下之人猶知有君臣父子夫婦  
昆弟人倫不至於大亂綱紀禮義典章文物不至  
於大壞數君之力也嗚呼上下數千載有志之君  
僅是數者何苟且一時者多而致治之君鮮也雖  
然是數君者獨能樹立功成治定揄揚於千載之  
下豈不為英主也哉其視壞法亂紀戮彝倫毒海  
內覆宗社碌碌以偷生子子以自蔽甘為慵懦者  
可為憫笑也國家光有天下綿歷四紀恢拓疆宇

古莫與京惜乎攻取之計甚切而修完之功弗逮  
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憊也蓋其幾一失  
而其弊遂成初下燕雲奄有河朔便當創法立制  
而不為既弁西域滅金源蹂荆襄國勢大張兵力  
崛阜民物稠夥大有為之時也苟於是時正紀綱  
立法度改元建號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漢唐之  
舉也而不為於是法度廢則綱紀亡官制廢則政  
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耻廢  
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政亡財  
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則無有賴



社稷之靈 祖宗之福 兵鋒所向 無不摧破 窮徹海  
嶽之銳 跨凌宇宙之氣 騰擲天地之力 隆隆殷殷  
天下莫不懼伏當

太宗皇帝臨御之時 耶律楚材為相 定稅賦 立造  
作 推宣課分郡縣籍戶口 理獄訟 別軍民設科舉  
推恩肆赦 方有志於天下 而一二不逞之人 投隙  
抵罅 相與排擯 百計攻訐 乘官闕遺豫之際 恣為  
矯誣 卒使楚材憤悒以死 既而牽連黨與 倚疊締  
構 援進宵人 畀之以政 相與剝削天下 而天下被  
其禍荼毒 宛轉十有餘年 生民顛顛 莫不引領望

明君之出

先皇帝初踐寶位 皆以為致治之

主不世出也 既而下令鳩拮拏 飭爾督察郵傳 遣使  
四出 究核稽賦 以求民瘼 活吏濫官 黜責殆遍 其  
願治之心 亦切也 惜其授任 皆前日害民之尤者  
舊弊未去 新弊復生 其為煩擾 又益劇甚 而致治  
之幾 又失也 今

皇帝陛下 統承先王 聖謨英略 恢廓正大 有一天  
下之勢 自金源以來 綱紀禮義 文物典章 皆已墜  
沒 其緒餘 土苴萬億之能 一存若不大為振滌 與  
天下更始 以國朝之成法 援唐宋之故典 參遼金



之遺制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一王法是亦因仍  
苟且終於不可爲使天下後世以爲無志於天下  
歷代綱紀典刑至今而盡前無以貽謀後無以取  
法壞天地之元氣愚生民之耳目後世之人因以  
竊笑而非之痛惜而歎惋也昔元魏始有代地便  
參用漢法至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爲政典章  
文物粲然與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稱爲賢君王通  
脩元經即與爲正統是可以爲監也金源氏起東  
北小夷部曲數百人渡鴨綠取黃龍便建位號一  
用遼宋制度收二國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飾王化

號十學士至世宗與宋定盟內外無事天下晏然  
法制脩明風俗完厚真德秀謂金源氏典章法度  
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稱爲賢君燕都故老語及  
先皇者必爲涕涕其德澤在人之深如此是又可  
以爲監也今有漢唐之地而加大有漢唐之民而  
加多雖不能便如漢唐爲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  
恭惟

皇帝陛下睿稟仁慈天錫勇智喜衣冠崇禮讓愛  
養中國有志於爲治而爲豪傑所歸士民所望久  
矣但斷然有爲存典章立綱紀以安天下之器不



為苟且一時之計奮揚乾剛應天革命進退黜陟  
使各厭伏天下不勞而治也今自踐祚以來下明  
詔蠲苛煩立新政去舊汙登進茂異舉用老成緣  
飾以文附會漢法歛江上之兵先輸平之使一視  
以仁兼愛兩國天下顛顛莫不思見德化之盛至  
治之美也但恐害民餘孽扳附姦邪更相援引比  
飲以進若不辨之於早猶夫前日也以有為之姿  
據有為之位乘有為之勢而不為有為之事與前  
代英主比隆 陛下亦必愧怍而不為書曰罔不  
在厥初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

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皆謹之於初辨之於早  
也有有為之志而不辨姦邪於早而卻之則鑠剛  
以柔蔽明以晦終不能以有為蓋披姦人易合難  
去誘之以甘言承之以怡色賂之以重寶便辟迎  
合無所不至不辨之於早而拒之皆墮其計授之  
以柄而隨之耳昔王安石拜參政呂獻可即以十  
罪章之溫公謂之太早獻可曰去天下之害不可  
不速異日諸君必受其禍安石得政宋果以亡溫  
公曰臣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吾不及也夫  
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理有所必然雖天地亦可先



見況於人乎方今之勢在公卓然有為斷之而已  
去舊汚立新政創法制辨文持綰結皇綱藻飾王  
化偃戈卻馬文致太平陛下今日之事也母以  
為難而不為母以為易而不足為投幾掣會比隆  
前王政在此時母累於實人不惑於群言兼聽俯  
納責若一代號為英主亞之所願也臣草木愚昧  
既被知遇而又遠離軒陛下以隔越迫於事幾故  
不避斧鉞冒觸神威無少少卻綱紀粗立雖萬  
死無恨

三本書 至元五十五年十月

陳祐

國朝類卷

建林

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臣陳祐謹齋沐百拜獻書于  
皇帝陛下臣今越職言事事曰三本皆國家大計  
非不知獲罪于時也顧臣起身微賤臣之先王 謂  
哥大王也 王也 拔臣於畎畝之中進臣於陛 下 任臣以  
方面之重錫臣以虎符之榮叨 辱陛下之官食  
陛下之祿將踰十年矣是以朝夕感愧每思敷陳  
國計効死以報陛下亦所以幸先王也僕蒙 陛下  
察臣愚忠以臣言萬一有補於時貫以不死俾開  
言路臣之幸也若以臣言狂瞽冒犯時忌其罪當  
死死於國計臣之義也伏望陛下賜以燕閒之暇



駢覽臣言則臣纖芥之忠山嶽之罪舉無逃於  
聖鑑矣惟陛下仁聖裁之臣聞殷周漢唐之有天下  
也天生創業之君必主守文之主蓋創業之君天  
所以定禍亂也守文之主天所以致隆平也昔我  
聖朝之興也

太祖皇帝龍飛朔方雷震雲合天下響應統一四  
海君臨萬邦雖湯武之盛未之有也天眷聖朝寔  
生陛下陛下神武聖文經天緯地能盡守文之美  
兼隆創業之基兆民懽康品物咸遂典章民物燦  
然可觀暨遐域遠方之民上古所不能臣者陛下

悉能臣之雖高宗之興殷成康宣王之興周文景  
光武之興漢太宗憲宗之興唐無以過也是以海  
內豪傑之士翕然嚮風咸謂天命陛下於太平之  
運者有四民望陛下樹太平之本者有三臣請條  
列而言之陛下昔在藩邸之初奉辭伐罪西舉大  
理勢若摧枯南渡長江神於反掌此天命陛下揚  
萬里之威定四方之亂將降大任於陛下即位之  
後內難方殷藩王之階亂者在北逆賊之連禍者  
在東然天戈一指俱從平治此天命陛下削藩  
有蒙之權新唐虞無爲之化此將以躋斯民於仁



之域也臣故曰天命陛下啓太平之本者有三其一曰太子國本建立之計宜早臣聞三代盛王有天下者皆以傳子非不欲法堯舜禪讓之美也顧其勢有不能爾何則時俗有厚薄之殊民情有變遷之異苟或傳非其人禍源一啓則後世爭之亂未易息也以是見聖人公天下之憂深矣故孟軻曰天與賢則與賢夫與子則與子夫所謂天與子者非謂天有諄諄之言告諭人主以傳子之計也政謂時運推移無非天理聖人能與時消息動今天意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是以三代享祚長

久至有踰六七百年者以其傳子之心公於爲天下不私於己故也伏見聖代隆興不崇儲二故授受之際天下憂危曩者建藩屏之國授諸侯之兵所以尊王室衛社稷寔祖宗創業之弘規也迨乎中統之初頗異於是恃其國之大也謀傾王室者有之恃其兵之強也圖危社稷者有之當是之時賴陛下斷自聖叢筭無遺策故摠攬權綱則藩鎮之禍銷矣深固根本則朝廷之計定矣此陛下守文之善經也何以言之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律令者太祖之法令也陛下豈欲變易舊章作



為新制以快天下耳目之觀聽哉誠以時移事變  
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於宗社之安而已矣由此  
觀之國本之議昭然甚明不可緩也語曰雖有智  
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年穀屢登四  
海晏然此其時矣億兆戴德侯王向化此其勢矣  
誠萬世一時也夫天與不受則違天意民望不副  
則失民心失民心則可憂違天意則可懼此安危  
之機不可不察也伏惟陛下上承天意下順民心  
體三代宏遠之規法春秋嫡長之義內親九族外  
勅萬邦建皇儲於春宮隆帝基於聖代俾入監國  
事出撫戎政絕覬覦之心壹中外之望則民心不  
搖邦本自固矣陛下蘊謙光之德縱不欲以天下  
傳子孫獨不念宗廟之靈社稷之重生民之塗炭  
手願陛下熟計而為之則天下臣民之幸甚矣其  
三曰中書政本責成之任宜專臣伏見陛下勵精  
為治頃年以來建官分職綱理衆務可謂備矣曰  
中書曰御史曰樞密曰制國用曰左右部夫承命  
宣制奉行文書銓叙流品編齊戶口均賦役平獄  
訟此左右部之責也通漕運謹出納充府庫實倉  
庫育姓寫饒國用豐備此制國用之職也脩軍政



嚴武備闢疆場肅號令謹此九事之防銷未形之患  
士馬精強敵人畏服此樞密之任也若夫屏貴近  
退姦邪絕臣下之威福強公室杜私門糾劾非違  
肅清朝野非御史不能也如斗之承天斟酌元氣  
運行四時條舉綱維著明紀律總百揆平萬機求  
賢審官獻可替否內親同姓外撫四夷綏之以利  
鎮之以靜涵養人材變化風俗立經國之遠圖建  
長世之大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作新太平之化  
非中書不可也曰皇天以億兆之命懸之於陛下  
之手陛下父事上天子愛下民其道無他要在慎

擇宰相委任責成而已欽惟陛下元首之尊也中  
書股肱之任也御史耳目之司也方今之宜非中  
書則無以尊上非御史則無以肅下下不肅則內  
慢上不尊則外侮內慢外侮亂之始也上尊下肅  
治之基也故虞書載明良之歌賈生設堂陛之論  
其旨豈不深且遠哉凡今之所以未臻於至治者  
良由法無定體人無定分政出多門不相統一故  
也臣謂諸外路軍民錢穀之官宜悉委中書通行  
遷轉其賞罰黜陟一聽於中書其善惡能否一審  
於御史如此則官有定名之實法有畫一之規矣



又大臣貴和不貴同和於義則公道昭明有揖讓  
之治同於利則私怨萌生起忿爭之亂此必然之  
效也誠能中外戮力將相同心和若鹽梅固如金  
石各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夾輔王室叶贊聖猷  
陛下臨之以日月之明懷之以天地之量操威福  
之權執文武之柄俾法有定體人有定分上之使  
下如身之運臂臂之任指下之事上如使足之承  
身身之尊首各勤厥職各盡迺心夫如是天下何  
憂不理國勢何憂不振乎雖西此諸子未覲天顏  
東南一隅未霑聖化其來庭之議稱藩之奏可克

日而待不足為陛下憂也所可憂者大臣未和大  
政未通群小流言熒惑聖聽干撓庶政虧損國威  
摧壯士之心鉗直臣之口至使人情以緘默為賢  
以盡節為愚以告訐為忠以直言為諱是皆姦人  
敵國之幸非陛下之福也臣恐此弊不已習以成  
風將見私門萬啓於下公道孤立於上雖有夔皇  
為臣伊周作輔亦不能善治矣陛下有垂成太平  
之功而復有小人基亂之釁此臣所以為陛下惜  
也今大臣設有姦邪不忠之禍弄威柄者御史自當  
言之乃其職也百官自當論之乃其分也烏在無



類小人不為鄉黨所齒者驟興攻訐之風於朝  
之上乎臣知國家承平吉祥之言必不出於若輩  
之口也惟陛下遠之則天下幸甚其三曰人材治  
本選舉之方宜審臣聞君天下者勞於求賢逸於  
得人其來尚矣蓋天地間有中和至順之氣生而  
為聰明特達之人以待時君之用是以聖王遭時  
定制不借材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臣愚以為今  
之天下猶古之天下也今之君臣猶古之君臣也  
今之人材猶古之人材也賢俊經綸之士豈皆生  
於曩代而獨不生於當今哉顧惟陛下求之與否

爾伏見取人之法今之議者互有異同或以選舉  
為盡美而賤科第或以科第為至公而輕選舉是  
皆一己之偏見非古今之通論也夫二帝三王之  
下隋唐以上數千百年之間明君睿主所得社稷  
之臣王霸之輔蓋亦多矣其豐功盛烈章章然著  
於天下後世之耳目者迹其從來亦可考也或起  
於耕耘或求之於版築或獵之於屠釣或遇之獻  
言而入侍或由薦進而登朝至於賢良方正直言  
孝廉貢舉之著遭際萬殊不可勝紀豈一出於科  
第乎自隋唐以降迄于宋金數百年間代不乏人



名臣偉器例皆以科第進豈皆一出於選舉乎及  
乎遇合於君聚精會神於朝廷之上皆能尊主庇  
民論道佐時寧復有彼優此劣之間哉夫士之處  
世亦猶魚之處水今魴之在河鯉之在洛人皆知  
之其取之之術固有筌罾罟釣之不同期於得魴得  
鯉則一也臣愚謂方今取士宜設三科以盡天下  
之材以公天下之用亡金之士以第進士并歷顯  
官者年宿德老成之人分布臺省諮詢典故一也  
內則將相公卿大夫各舉所知外則府尹州牧歲  
貢有差進賢良則受賞進不肖則受罰二也頒降

詔書布告天下限以其年開設科舉三也三科之  
外繼以門廩勞効參之可謂才德兼收賢並進  
如此則人人自勵安敢苟且庶幾野無遺材多士  
盈朝將相得人於上守令稱職於下時雍丕變政  
化日新陛下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夫天下猶重  
器也器之安危置之在人陛下誠欲措天下於泰  
山之安基宗社於磐石之固可不以求材爲急務  
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其斯之謂歟抑臣又  
聞凡人臣進深計之言於上自古爲難昔漢賈誼  
嘗文帝治平之世建言諸侯強大將不利於社稷



譬猶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  
謂之安甚非安上全下之計莫若衆建諸侯而少  
其力可謂切中時病矣然當時舉皆以諛言爲過  
故帝雖嘉之而不能用逮景帝之世七國連兵幾  
危漢室誼之言始驗於此矣董仲舒當武帝窮兵  
黷武之初重斂苛刑之際一踵亡秦之餘敝唯崇  
尚虛文而欲求至治仲舒以爲更化而不更化雖有  
大賢不能善治譬之琴瑟不調甚者當更張而不  
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鼓耳又言臨淵羨魚不如  
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可謂深識治

體矣然當時舉朝皆以其言爲迂故帝雖納之而  
不果行逮季年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帝於是  
發仁聖之言下哀痛之詔仲舒之言寔驗於此矣  
向若文帝用賈誼之言武帝行仲舒之策其禍亂  
之極必不至此漢之爲漢又豈止如是而已哉暨  
乎有唐馭宇太宗皇帝清明在躬以納諫爲心而  
魏徵之偷耻其君不及堯舜是以知無不言言無  
不聽聽無不行故能身致太平比功較德優邁前  
古矣臣誠才識駑鈍不足以擬前賢如霄壤塵  
涓固自有間然於遭逢聖明誠誠懇懇志在納忠



其義一也臣請以人身之計言之且冬之邪寒  
之甚暑此天時變于上者也在脩人事以應之故  
邪寒則衣之以裘甚暑則服之以葛非人情惡當  
而好變也蓋亦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於康寧其  
身而已矣或者安於循習昧於變通冬之裘且加  
於流火鑠金之夏夏之葛苟施乎堅冰折地之冬  
將見嚴酷厲人危在朝夕矣又烏能奪天地之正  
筭養喬松之上壽哉國計安危理亦如此臣愚切  
謂三本之策若施之於

太祖用武之世有所未遑行之於陛下文明之時

誠得其宜矣此是天下之公論非臣一人之私意  
也願陛下不以人廢言力而行之則可以塞禍亂  
之源可以明太平之化可以保子孫於萬世可以  
福蒼生於無窮矣臣猥寄外藩不明大體加以性  
識愚戇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論盧世榮姦邪狀

陳天祥

竊惟御史臺受國家腹心之寄為朝廷耳目之司  
選置官僚扶持國政肅清風憲鎮遏姦邪卑職等  
在內外百司之間伺察非違知無不糾非於人有  
宿讎私怨而懷報復之心也蓋於國家事體所繫



者大臣子之分不得不然往者阿合馬以梟獍之  
資處鈞軸之重內懷陰狡外事欺謾專擅朝權收  
羅姦黨子姪親戚分制州軍腹心爪牙布滿中外  
威福由己生殺任情稔惡之心爲謀不淺實賴  
聖上洪福幸殞其命妻子誅竄無有子遺此乃前  
述之覆車後人之明鑑也於其貪暴曠代罕聞遺  
毒於今未能湔洗人思至元之初數年之治莫能  
忘也去春安童大丞相自遠而還天下聞之室家  
相慶咸望復膺柄用再整宏綱思仰治期謂可立  
待十一月二十八日忽聞丞相果承思命復領中

書省事貴賤老幼喜動京師繼而知有前江西道  
權茶轉運使盧世榮者亦拜中書右丞中外誼譁  
皆云彼實阿合馬黨人乃當時貪橫之尤者訪其  
根因來歷徃徃能道本末之詳今自罪廢中僥倖  
崛起率爾驟當宰相之任分布黨與內外連結見  
者爲之寒心聞之莫不驚駭斯乃生民休戚之所  
關國家利害之所繫事之大者莫大於此卑職食  
祿居官任當言路舍此不言將復何用且宰相之  
於國家猶棟梁之於巨室也所居職任荷負非輕  
非有才望厭服人心必致將來傾覆之患易曰聞



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傳曰小人之使爲國  
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由是言之置  
立相臣寧容不審彼盧世榮者素無文藝亦無武  
功實由趨附賊臣阿合馬濫獲進用始憑商販之  
資圖欲白身入仕輿賊輦賄輸送其門所獻不充  
又別立與欠少課銀一千定文卷買充江西道權  
茶轉運使其於任所靡有不爲所犯賊私動以萬  
計其隱祕者固難悉舉惟發露者乃可明言凡其  
取受於人及所盜官物通計鈔二萬九千一百一  
十九定金二十五定銀一百六十八定茶引一萬

二千四百五十八引馬一十五疋玉器七件其餘  
繁雜物件今皆不錄已經追納到官及未納見合  
追徵者俱有文案人所共知今竟不悟前非狂悖  
愈甚以苛刻爲自安之策以誅求爲干進之門旣  
懷無饜之心廣設貪奪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  
重權雖其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  
猶以盜跖之徒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於見代亦  
恐取笑於將來朝廷信其虛誕之說用居相職名  
爲試驗實授正權校其能敗闕如此考其行毫髮  
無稱斯皆旣往之真蹤可謂已然之明驗若謂必



須再試止可叙以他官宰相之權豈宜輕授夫宰  
天下譬猶製錦初欲驗其能否先當試以布帛如  
無能效所損或輕今乃捐相位試驗賢愚亦猶捨  
美錦度量上拙脫致墮壞悔將何追雖有良工在  
傍亦莫如之何矣今也丞相以孤忠在上渠輩以  
同志合從中間縱有二三善人勢亦安能與彼相  
抗惟以一齊人之語寧堪衆楚人之咻終恐事效  
無徵同歸不勝其任自古國有名賢不能信任而  
無群小所沮以致大事隳廢者多矣如樂毅之於  
燕死平之於楚廉頗之爲趙將子胥之爲吳臣漢

漢望之楊震之流唐陸宣公裴度之類千數百年  
之後讀其傳想其人無不歛容而長嘆者今丞相  
亦國家之名也時政治與不治民心安與不安繫  
在丞相用與不用之間耳又如玉昔帖木兒大夫  
伯顏丞相皆爲天下之所敬仰海內之所瞻依者  
朝廷果實專任此三名相事無大小必取決而後  
行無使餘人有所沮撓仍須三相博採衆議於內  
外考舊之中取其聲望素著衆所推尊者爲之參  
贊則天下之才悉展效用能者各得盡其能善者  
皆得行其善此誠而守天下之大本理天下之大策



為今致治之方莫有過於此者又安用培克者在  
位倚以為治哉如以三相總其綱領群才各得其  
職下順民欲上合天心兆庶之氣既和天地之和  
斯應天地交而品物遂風雨調而年事稔上天所  
賜獲益良多若聽聚斂之人專為刻剝之計民力  
既困國用遂空兆庶誠有慘傷天地必生災異水  
旱相仍螟蝗作孽年歲荒窘百姓流離於其所損  
亦豈輕哉愚嘗推校古今事理國家之與百姓上下  
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充  
實則膚體彊血氣損傷則膚體羸病未有耗其

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  
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昔魯哀  
公欲重斂於民間於有若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  
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此推之民必須賦輕而  
後足國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  
寧歷考前代國家因其百姓富安以致亂百姓貧  
困以致治自有天地以來未之聞也薄賦輕徭者  
天下未嘗不安也急征暴斂者天下未嘗不危也  
故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誠以為  
聚斂之患過於盜賊蠹國害民莫斯為甚也夫財



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能  
取之有節故其用之不乏今虛世榮欲以一歲之  
期將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易一己之榮廣邀  
增羨之功不恤顛連之患期錙銖之悉取帥上下  
以交征視民如讎爲國斂怨果欲不爲國家有遠  
慮惟取速效於目前肆意誅求何所不得然其生  
財之道既已不存斂財之方亦何所賴將見民間  
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虛安危利害之機殆有不  
勝言者計本人任事以來百有餘日驗其事迹備  
有顯明今取本人所行與所言已不相副者昭舉

數事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  
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課程增添三百萬定不取  
於民而能自辦今却迫脅諸路官司勒令盡數包  
認始言能令民皆快樂凡今所爲無非敗法擾民  
之事既及於民者民已不堪其生未及於民者民  
又難爲後慮若不早有更張須其所行自弊蠹雖  
除去木病已深始嫌曲突移薪終見焦頭爛額事  
至於此救將何及所謂早有更張者宜將本人移  
置他處量與一職待其行事果異於前治政實有  
成效然後陞用未以爲遲不使驟專非分之任無



令致有橫後之權則朝廷無將來後悔之患本人  
無阿合馬喪家之禍君父臣子之間上下兩全其  
美非惟國家之幸實亦本人之大幸也彼心能自  
審此卑職必不是憎如或不然亦何敢避愚亦知  
阿附權要則寵榮可期違忤重臣則禍患難測緘  
默自固亦豈不能正以事在國家關係不淺憂深  
慮切不得無言又況阿合馬事敗之後朝臣以當  
時不言之故致蒙

聖旨詰讓者多矣今卑職忝預言官適值有此若  
復默無一

實有懼於將來正須盡此愚直之心

庶免知一

待罪

今日朝文類卷十四

二十二

國朝文類

第十四







